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私家秘藏

小说百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九十卷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

姑

婆

言

有年纪的人，又辛苦了一早起，不觉春了个盹，失手把那孩子就掉在地下，把额上油皮跌破了些。那孩子嗳的一声大哭起来，阙氏惊得慌忙抱起。卜校、伍氏正睡得受用，梦中听得孩子哭起来。一惊醒，夫妻从床上跌跌滚滚跑出房外，见阙氏抱着孩子替他揉头。那伍氏连忙接过去，看见跌塌了有指顶大的一点油皮，抱着说道：“我的儿哪，心疼死我哪。我就知道叫这老杀肉的抱着不好，果然跌得恁个样儿，却趁了你的心了。就同我们大人有仇，拿着恁孩子作践。也不当家，明化化的神道的眼睛看着你呢。我的儿哟，吓坏了你哪。”嘴对着嘴，啐呀啐的替他收惊，尽着拍哄，一面嘴里不住的咒骂。那卜校那里还依得，将阙氏打了两拳，还不住跳着大骂。宦蓁问人是什么缘故，他那邻舍有不忿的，将他家事向宦蓁细说。宦蓁听说他骂的是母亲，心中大怒，骑着马到他跟前，喝道：“你这人好没道理，一个母亲，那是骂的么？”卜校看了看，要是别人，他也就动粗了。因见宦蓁体统尊贵，不敢放肆，说道：“他就是我母亲，他该跌我的孩子么？”宦蓁道：“你养的，你就知道心疼。你是他养的，倒不心疼他。你别的不知道罢了，你想想他十月怀胎，三年乳哺的恩，可是忘得的？况且你从小无父，他养活大了你，替你娶妻生子。你今日不能孝敬他，倒打骂他，你不怕天雷劈脑子么？”卜校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天高高的，那雷也管不着我们这些闲事。至于说十月的怀胎是他的恩，那有甚么恩处？你道他好意怀我的么？”奇想，描写逆子心肠口角，妙甚。复笑道：“那是他俩口子图快活，朝死里弄，误打误撞，把我弄在肚里，他不怀着怎么样呢？又不是私孩子，他肯用药打掉了么？说他三年乳哺，他养下我来，图我醒眼，给他解闷。他不给我吃，难道饿死我不成？况且奶是他身上出的，还费了他半个钱么？他就不给我吃，他怕胀得疼。”宦蓁听他说了这些话，又是那气，又是好笑。驳他道：“我听得你从小没了父亲，不亏他养活你么？”卜校道：“我十岁上老爹才



死了，我吃的穿的都是我爹的，他那有本事挣钱养活我呢？我十三四岁就卖菜，挣了钱回来养家。就算他养了我二三年，我今也养了十几年，还扯不得直么？”宦蓁道：“你的妻子是那里的，难道不是他替你娶的么？”卜校道：“这话越发出奇了。他既有本事养儿子，不替我娶老婆？他好替我娶呢，他图我养儿子替他传代。我的儿子是个宝贝一样的东西，他不小心的抱着，头上的皮都跌塌了，要他做甚么事？拿饭养狗也替我看看家。这样老没用的，白拿饭给他吃，是为什么？”那阙氏先怕儿子打，不敢回言。此时见宦蓁在跟前问话，谅他不敢动手，哭着说道：“我虽老了，做不得甚么，不拘到那里去替人家烧锅扫地，也挣得一碗饭吃。再不然沿街叫化，也还舒心些。你不要我，我去就是了，何苦一日打打骂骂的？”卜校大怒道：“你要去，你当是我要留你么？”一手拉着他的膀子，一手挣着脖子，往外一搯，一交跌得老远。骂道：“夹着你的老屁走。再要上我的门，把膀子踢撞了你的。”宦蓁大怒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！天地间那里有这样的事。”忙叫小子们快把那妈妈扶起来。宦蓁正要发作，只见那妇人向卜校道：“你叫他往那里去，知道的是他坏，不知道的还当是我做媳妇的挑你着撂下他呢。再者，他别的做不得，留他在家里服侍使唤也罢。你撵了他去，这些粗夯活计，我是不会做的。”卜校道：“你放心，世上有累死人的活计么？死了王屠户，还连毛吃猪。他去了，不拘什么事，我都一揽干包，全全做的，你只管先坐着受用。叫他去，且落得冤家离了眼睛。”宦蓁先听得媳妇要留婆婆，还当是好意。以为儿子不孝，媳妇若贤慧，还打算劝他母子和好。不想后来的话是要留下当奴才的意思，忍不住笑道：“这样的禽兽，同他一般见识做甚么？”又问他一句道：“你的母亲你当真不要他么？”卜校道：“汉子家说话，可有三心二意的？说不要就不要了。”宦蓁见阙氏还在地下哭，向他道：“老妈妈，你不要哭了。我府中家下人有几百，何争你一个。你到我家去，一点



姑

家

言

事也没有你做的，一个穿吃不用你愁，我都给你。你老了的时候，我买棺材发送你。这样不孝的奴才，你稀罕他做甚么？”叫小子送他老人家到家去。那阙氏见宦蓁收留他，满心欢喜，也不哭了。还要进去娶他的破衣旧被之类，宦蓁道：“不消了，你到我家，怕没有么？”小子们领着他去了。宦蓁忿忿然也上马而去，旁边看的众人无不啧啧赞他的好处。阙氏到了宦家，宦蓁吩咐管家婆司富替做了一身衣服被褥之类，命每日好生管顾他的饭食。那阙氏受了一生的苦楚，还要受儿媳的凌辱。今日忽来饱食暖衣，一毫的事也无，终日高闲自在，感恩无既。每日早晚当天叩首，保佑宦恩人福寿绵长，子孙繁衍。又求告苍天，不孝儿媳早赐报应。他这一点虚心，上苍岂不鉴察。他过了些时，身子闲不过了，帮这家浆洗浆洗，帮那家抱抱娃娃。众家下妇人见他活动些，没一个不怜爱他。这个替他做鞋脚，那个送些东西吃，其乐无比，终日惟有嘻嘻说笑，一些忧愁烦恼都没有了。但想起儿媳妇来，气恨不过，就当天叩一阵头，咒骂几句。且说卜校自撵了母亲去后，他果然殷勤之极。当日阙氏在家，他一毫也不相帮。如今一应的事都是他做，总不惊动伍氏，伍氏惟有抱着孩子玩耍。他忙忙收拾了还要去卖菜，十分勤快。间或伍氏懒动，或身子微有不快活，晚间回来连净桶都是他倒。阙氏养他一场，也不曾受这样服侍一日。如此过了月余，他夫妻二人坐着偶然闲话。伍氏抱着那孩子玩耍，道：“老婆子去了这些时，倒觉得眼睛清静些，像拔了肉中刺一般。”卜校道：“我只巴不他死，他偏不死，就像我眼里疔疮。如今去了这些时，真是拔去眼前丁了。”伍氏道：“只怕那人家留他住厌了，又送了回来，怎么办？”卜校道：“他还想回来么，今生不能够了。可是人说的，腌韭菜入不得畦了。他要来，我不说别的，只说他虽然年老，到底是个妇道家。到人家去了多少时，知道养汉没养汉，肯留着玷辱家门么？他自然站不住，少不得去寻头路。”伍氏笑道：“你好头好算计”。



二人说话之时，正天清日朗。忽然一阵暴风，乌云陡暗，雷声隐隐。他二人还不得，那雷渐渐在他房顶上转响，那卜校、伍氏也就有些心惊肉颤。忽一阵硫磺气，一个大闷火光大亮。一声霹雳，震地惊天，把他两间房子并家中所有烧得精光，一墙之隔邻家丝毫未动。将他三人提到街心，衣服皆不知何去。卜校烧得乌黑，身上批了四个大红字，有认得的说是不孝逆子四个字。那孩子也烧焦了，父子死在两处。那伍氏震死了好一会，重复醒了过来，赤着身子，浑身皮肉皆被雷火烧糊。虽还未死，却动不得，睁着两只大眼睛，并不一眨，嘴里吆吆喝喝。那街上来看的人拥挤不动。那伍氏上下无一丝遮身，有看不过意的，脱件布衫搭了，替他盖着下身。他震得疯颠颠，将他夫妻忤逆不孝的事，从头细述。他父母知道了，抬回家去。一到了屋里，便浑身疼得要死，叫喊连天。抬到街上，又歌又笑又哭。向人诉说他夫妻的这些妙处，身上便不觉疼。夜间抬进屋里，就疼得乱叫。他父亲没奈何，只得搭个小席棚在街上，叫人守着他。他也总不吃东西，便溺遍身污秽，过了七日才死了。他父亲买了口棺材装了埋葬。刚葬了，忽一个大雷将坟击开，棺材劈得粉碎，那尸首越发烧成一块煇炭。他父亲不敢再埋，弃了回家，倒不如卜校没人收葬抛弃了的省事。这是忤逆不孝的儿子媳妇的样子。人生世上的罪，可还有重似不孝的。古云：

万恶淫为首。百行孝为先。

岂不可自为警省。有一调驻云飞感叹世间的儿女，道：

父子深恩，富贵场中间有人。若得儿孙顺，须是亲荣盛。噫亲老更家贫，尚何尊敬。忤逆多般，陌路还犹可。叹那孝字，而今有几人。

那宦萼知道了此事，满心畅快，道：“天地神祇灵应至此



姑

婆

言

也。”阙氏听得儿孙媳妇被雷击了，媳妇又是这样死法，不但毫不悲戚，忙向天叩了有数百个响头。就有好传新闻的刻出劝世文来卖钱，传得通国皆知。后来阙氏老故，宦蓁殡葬了他，做了一件全始全终的好事，此系后话。再说宦蓁偶然一日道：“我这些时不曾到城南去，今日去走走。”遂乘马带着小厮走到了油房巷口，见一家出殡，十分热闹，有许多绅衿步送。那内中有宦蓁认得的人，下马唤住，问他是谁家。那人说是单于学的妻子。你道他妻子死了，为何有这些人送？这单于学他心地倒也豪爽，但性情酷好戏谑。他虽不能称作大通，也还不是一块白木。他家资丰厚，娶妻甄氏，是个儒家之女。生得端庄秀丽，识字知文，不悍不妒，真是个四德兼全的贤妇。又有三个妾，一个姓红、一个姓黄、一个姓白。单于学把他三人比作三种牡丹，红氏称为一捻红，白氏称为玉楼春，黄氏称为姚黄。还有两个通房艳婢，一名花须，一名花蕊。这几个虽算不得绝色佳人，也都还有几分的姿色。单于学在这些妇人中昼夜钻研，犹不满意，还在外边眠花宿柳。因作丧过了，那阳物进了阴门，未及交锋，早已败衄。终日眼饱肚饥，如何过得？心中着急，四处寻人医治。费了许多银钱，吃了无限药饵，薰蒸洗泡，无样不治过，全然无效。偶然听有人说有个外路来的道人，姓翟号叠峰。在街上卖药，自夸善能壮阳固本，有养龟妙术。单于学听见这话，犹如天上降下一位真仙来救他一般。寻到他寓处，求其救治。敦请了来家，许他重谢。谁知这贼道是个淫坏不堪的恶物。他不知在何处学来的许多的异方，与人治病，颇有奇效。更有几种极恶的方儿，说起来令人切齿。但有人请他到家，他见有妇女，狡计多端，定要被他淫污了才罢。不想这单于学该倒运，请了他来家，细道病原，求他医治。他道：“贵恙乃少年时斫丧太过，阳气虚弱之故，非一朝一夕可以奏功。必须静养百日，早晚服药调理。还得两个少壮妇女，常常按摩丹田涌泉二穴，子午卯酉时，两处呵气食顷，使他



少年壮阴之气上下齐攻，引阳气归于贤经。百日之后，不但坚举，且大胜往昔。须得居士到外边来往，待贫道看着他们作为方可。”单于学大喜，连声道谢。若大愈后，许其重谢。就吩咐取两副铺盖到书房中设下。那三间书房是一明两暗，东一间他同道士睡，西一间作丫头的卧处。小厮们都打发出去，叫了花蕊、花须来服侍。须臾，送上酒来，二人对饮。翟道见了两个丫头，好生动火。吃完了酒饭，翟道开了一个药单，叫打了药来炮制丸药。无非是参苓、桂附、肉苁蓉、淫羊藿、虎胫、鹿茸之类。又叫单于学仰卧在榻，翟道教那二婢如何搓抹，如何呵气。那两个丫头虽然骚浪，到底是少年女子。见道士在傍看着，未免有些羞涩之态。单于学道：“翟道爷是有德行诚实君子，你们羞什么？”他二人只得依方呵摩。到了三鼓子刻，又叫起二婢如前作用，过了一宿。次日，这贼道有些按纳不住。见两个丫头呵时，不住望着他微笑。那丫头也红着脸，低着头笑。翟道越发魂销，想道：今晚下手罢。他到了酉时，看着单于学做完了工夫，掌上灯来吃酒。饮了一会，翟道推辞不用，单于学斟了一杯，亲奉与道士，道：“我教老师一杯。”翟道正中心怀，接过饮干。暗将那迷药入了些须在內，也斟了一杯回敬。单于学那知就里，忙双手接来，也一气饮干，翟道道：“两日二位姐姐也辛苦了，每人也用一杯。”将单于学的杯同他的杯满斟了，也暗入了药，递与二婢。他两人不肯接，道：“我们不会吃。”单于学道：“道爷赏你，怎么不吃？”二人只得接过吃了。翟道道：“酒止了罢，居士安歇养神要紧。”单于学依他，便各自去睡。那二婢也往西间去了。约有一个时辰，惟道知药性已发，悄悄下床，走过西屋，种火上前点上灯。见着那二人时，在一张床上并枕而卧。将被掀开，见他都穿着衫裤，以便夜里起来服侍主人，五更药力将解，他才回到东间去睡。天亮时，两个丫头醒转来，各人自思衣间之事。难道是做梦，却像有人压在身上一般。心中甚是疑惑。忽然想起睡



姑

妄

言

时穿着衫裤，此时如何脱得精光，越发吃惊。两人互相细问梦中情景，所遇皆同，猜测不出。只得起来，忙梳洗了，到主人处，以待卯时摩呵。那单于学也到日出方醒，见翟道在床上打坐，说道：“昨夜失眠睡着，误了子时的工夫了。”翟道道：“日间卯午酉三时行得到，也就罢了。夜间不但居士劳顿，即他二位起倒也甚辛苦，可以不必罢。居士倒不如夜里安卧，养了神气更好。此时翟道放个屁，单于学都是要钦此钦遵，也就信以为实。午时又摩呵了一阵，单于学觉得浑身通畅，不觉睡去。花须、花蕊也偷空去西屋里闲坐，想起昨夜的事，又受用又动疑。花须道：“我们今日夜里睡醒着些，再要梦见，明明白白的受用一会，不强似昏昏沉沉的么？”花蕊道：“不要讲折福的话。夜间要做这个样的梦，也就是造化了。”正说笑着，那翟道见单于学睡着了，走过来要调戏他二人。见了低声笑道：“我有一件疑惑的事来问你二位，我昨夜梦见到这屋里来同你二位睡了一夜，你们可曾梦见么？”两个丫头正疑惑这事，听了便道：“我们也梦见来，道爷你细细说来看可对？”翟道笑道：“我说了，你二位不要见怪。”两个丫头见说的一丝不错，笑道：“你说的是，倒是不信怎有这样的奇梦。”翟道道：“大约是我该同你两个有缘，故此就做了这梦。”就一只手拉着一个在怀中，道：“你二位要不弃，我今夜来同你们圆圆梦，何如？”那两个丫头只是嘻嘻的笑，如此者两三日，把两个丫头弄得不但心花俱开，一片心为他死都肯了。翟道见熟了，遂问他内中的事，奶奶多少年纪，还有何人，两个丫头就把详细奉告。说奶奶姓甄，生得如何标致，年纪三十二三。只是性情古板，从不轻言妄笑。还有三位姨娘，都才二十之外，各各风流美貌。内中有红姨娘生得更好，那浪样儿，不要说男人看见心爱，连我们看着都爱得了不得。翟道道：“你奶奶姨娘都这样青春年少，你爷的阳物没用了，他们不着急么？”花蕊道：“奶奶是不好这桩的。当日就是爷好的时候，也是十日半月才同睡一



夜。别的姨娘他们怎么不急呢？那白黄两个姨娘还好，只急在心里，显不出来。那红姨娘只急得要死，坐也不稳，睡也不安，一日长吁短叹的报生怨死，这些时连茶饭都减了，瘦了好些。他要梦见你，真要快活死呢。”翟道搂住他两个，每人亲了个嘴，道：“好心肝，你们要把奶奶姨娘总成我弄上了，我生死不忘你们的恩，我每夜下力补报你。”他两个笑道：“不知足的，有了我两个，又想他们。你若是有了他们，还肯恋我们么？你请休想。”翟道道：“你若不替我上心，我明日各自去了，大家弄不成。我来替你爷治病，原是图你们。不然，我尽着住做甚么，你们当是我稀罕你爷的谢礼么？”那两个丫头爱他如命，恐拂了他的意，若去了怎处？笑道：“他们虽然着急，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样？我们的话怎么敢出口呢？若一时恼了，对爷一说，我们活活要死是消说，就是你也不好。”翟道道：“不用你们说，只依着我行，包你他会来寻我。”花须道：“你有什么妙法？”翟道附在他两人的耳上如此这般说了，就把一包药付与花蕊。两个齐笑道：“你这牛鼻子，原来有这样偷妇人的妙方儿。奶奶那人料道不肯，不是好惹的，且下手弄三个姨娘。等你弄到手，再作商议。”这三个妇人在极痒之时，遇了道士只弄得浑身骨酥筋软，次日精神了许多，红光满面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住的嘻嘻笑。道士道：“承三位姨娘不弃，小道感激不浅。不是小道贪心，我常要进来陪伴三位，恐上房的奶奶知道，非同儿戏。除非连他一网打尽，方保无事。姨娘们尊意如何？”红氏笑道：“谁说我们是姨娘，定是两个丫头贼嘴告诉你的。你方才说的话固然是，但奶奶的性格比不得我圆活，谁敢去捋虎须？”翟道道：“小道自有妙法。昨日三位姨娘不是小道的妙法，怎得来亲近玉体？”白氏问他原故，他把同二婢所设之计细细说出。红氏笑着将他拧了几下，骂道：“原来是你这个贼道弄的鬼，几乎把我们痒死了。”翟道笑道：“不是这一痒，怎得有后来的受用？”黄氏道：“要想刮上奶奶，



姑

妄

言

除非把他的夜合儿弄上了，在内中行事才中用。”翟道道：“有些末药，明日姨娘们不拘谁给他茶酒吃，人在内中。他吃了下去，下身更痒得利害，再烦位姐姐去一勾，不怕他不上我的路。”叫过花蕊来，托付与他，明日如此行事。次日早饭后，他三人同花蕊正在算计夜合，要了酒来，低声说笑。只见夜合笑嘻嘻走了来，道：“我才见姨娘们要了酒来，就不赏我盅吃吃么？”众人正算计他，恰好寻上门来，就暗下了药，斟了一杯给他。他接过来，一口吃了。又给了他一盅，他呷了，道：“我够了，多了脸红，怕奶奶骂。”就走了去。花蕊留心看着他。不多时，见他走到后院子里去了一会。才走出来，少刻又去，来回如走马灯一般。花蕊知是药的缘故，那道士一阵大弄，夜合道：“好道爷，我也没甚么酬谢你的。”道士道：“我不爱后面的，还要一个前面的。”夜合笑道：“我一个人那里来的两个尻？要有两个倒好也，巴不得送你，得两处受用。”道士道：“你没有，你奶奶身上有。你送了我，就是谢我了。”夜合道：“我倒肯，恐他未必肯。”道士道：“只要你肯，他自然就肯。”夜合道：“我不懂得你的话。”道士道：“我有一点末药，只要你明晚上倒了他的马桶，放在里面，等他用过，自然就肯了。不要你管别的，况且他要肯了，你也得长久快活。”夜合道：“我巴不得的呢。别的我做不来，你把药交付我。”道士又弄了一阵，放他起来，穿了衣服，递了药给他，再三嘱咐。那丫头被他弄得千肯万肯，欣欣上去了。道士同花蕊到东厢房，向他们三人说了，大家欢笑了一会，又各弄了一阵出去。次日，夜合依着道士行事。甄氏睡下，不多时，阴是痒得难当。想道：我从来没有这样，况我又不曾动淫心，怎得如此？我只秉住心睡着了便没事。睡了一刻，那内中如千万虫子在里面爬钻，痒得实实难受，由不得也就抠抠，直到天明，不曾合眼。次日，虽说不出口，那面上的火，一阵阵上攻，痒得连饭都吃不下。夜间仍复如是。要告诉丈夫请医生来治，自料这话难向



医生说，只得死忍，又捱了一夜。第二日，夜合向花蕊道：“用了药两日两夜了，总不见他怎样，只是夜间在床上有些声声气气的睡不着。亏他忍得，难道是铁的不成？”花蕊又告诉了贼道，翟道笑道：“我给他一个双捺灯，看他可还忍得？”又取了些药递与花蕊，道：“你悄悄交与夜姐，叫他不论茶酒中给他吃。”花蕊付与夜合，夜合到甄氏要茶吃时，将药与他吃下。过了一刻，前痒未退，后痒又加，这却痒得要死了。先两日是阴门内痒，还捱得着。这一痒在内中深处，指头捱不着了，急得坐立不安，下身只是扭。两眼睁得多大，咬着牙死捱。丫头们见了那样子，告诉了翟道。他夜间进来时，笑对红氏三人道：“奶奶虽然不说，也实实在在难受了。此时大约我去，谅他也不拒。但恐一时有变，明日再送他一个瞋睡虫，暗暗去救他一救罢。”又把药付与花蕊，叫他递与夜合，明晚给奶奶吃了。夜间起来开门，不要误了。次日，甄氏一觉睡去，明明一个男子奸他，要推，手抬不起。要叫，口又叫不出。要挣，身又动不得。急得心中要死，约弄了半夜，方才不在身上。天明醒来，阴中已不痒了，想道：难道是梦？我又不心邪，如何有这样恶梦。要说是真，此人从何而来？门又关着，从何而入？难道是妖怪。我无一点苟且之心，妖自何兴？解说不出，只得罢了。次夜无事。第三夜，他贞心不昧，虽然口哑身禁，心中颇明，隐隐觉得夜合息息索索起来开门。少刻，就有个人替他解带褪淫媾起来。心中虽怒急，总不能展动，半夜去了。到天明醒起来，忙看房门时，又是拴着，小衣仍穿得好好的，但阴中觉有些不净。想了一会，已悟了几分，道：“这事夜合必有缘故。这几日花蕊、花须时常同他交头接耳说笑，定是他三人同谋。我若正颜厉色的问，他们决不敢承认。须得用言语诈他，才可得真情。”早饭后，叫了夜合到跟前，假做笑容问道：“这两夜我觉得有个人在床上同睡，你必定知道是谁，可实在告诉我。”夜合似有惊惧之色，答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甄氏鉴貌辨色，



姑

妄

言

知是他了，笑道：“小奴才，你还瞒我怎么？我昨夜明明听见你开门放了他进来，还说不知道。这件乐事是妇女们求之不得的，我还恼么？那人这样暗暗的来，我不得明白受，可惜错过了。既然那人爱我，你定知情。说明白了，明明的约他进来同我会会，我还要赏你抬举你，难道反有怪你的么？”那夜合不过是个蠢婢，那知主母心事，便笑嘻嘻的，还不肯说，欲言不吐。甄氏笑道：“有话就说，怎么吞吞吐吐的。”夜合道：“来同奶奶睡的，就是爷留着医病的那道士。”甄氏心下一惊，笑：“他怎么就爱上了我呢，是谁来托你替他开门的？怎么来时我又说不出，动不得？你细说了，我才明白。”那丫头已经说出口，料瞒不住。见主母一团和气，满心还想献功。便将花蕊如何托他两次用药，见奶奶不动心，后又用了两次迷药，他才来了两夜。甄氏道：“他有甚么好处到你，你就肯替他做事？”夜合想沾翟道余波，趁着主母欢喜，索性说出，免得后来吃醋。又将花蕊怎样哄他去医病，到厢房里奸淫他也说了。甄氏呆了一呆，忖道：“这恶道连我也放不过，可有放过他们三人的？又问道：“你三个姨娘可同这道士有贱没有？”夜合道，这个我不知道：“除非问两个花姐姐。”甄氏道：“你去叫了花须、花蕊来。”他去了一会。那两个丫头，夜合已将话对他说了，放心大胆的走来。甄氏笑道：“你这两个坏丫头，道士既然爱我，你两个何不对我早说，做这暗事怎么？今夜你两个同他早些来，我同他会会。但恐怕你姨娘们知道，不好意思的。”花须道：“奶奶请放心，姨娘们早同他打做一家了。”甄氏道：“他们怎得上手的？”花须也将用药的话说了一遍。甄氏道：“他们怎得上手的？”花须也将用药的话说了一遍。甄氏道：“你们夜间常上来，不怕你爷醒来寻问么？”花蕊又将用药他的话相告。甄氏道：“你们去罢，晚间千万早来，我等着呢。”两个丫头到东厢房，向红氏三人说了甄氏的话。大家喜笑，以为得计。甄氏见两个丫头去了，叹了口气，滴了几点泪。取过笔来，写了



一张柬贴，折了压在桌子上。午饭也不吃，将他的旧鞋裹脚并行经之物包作一包，带了夜合到了后院，挖了个深坑埋了。夜合见他如此，不测其意。临晚叫舀了一脚盆水在床后，他将牝户着实挖洗了一会，叹恨道：“不意此为贼所污，死了还是个不白之鬼。”恨了几声，起来彻底上下换了一身新艳的衣服，头上紧紧扎了个观音兜，把右手大袖卷起，拿一根大红丝带，叫夜合替他扎紧在肘后。那花蕊、花须出去时，已对翟道说了。那翟道喜不自胜，打点一副精神来对付他。花蕊恐主母变卦，上来探信。见甄氏如此装束，到厢房笑向红氏三人道：“每常还说奶奶怎样古板呢，看他今日，比我们还浪。一个偷汉子，还打扮得像新娘子一般。”他三个笑道：“他两个上床，还不知怎样肉麻。晚间老道上来时，你知会我们一声，大家去张张。”花蕊答应，又去了。日落之后，甄氏叫夜合掌上两根大烛。单于学的祖父在嘉靖时曾做京营游击，那时倭寇临城，他得了一口好倭刀，又轻又快，宝藏了三辈，日日悬在壁上，常常吼哨。甄氏取了下来，轻轻拔出，攥在手中，光芒夺目。见夜合在床后铺他的铺，甄氏走到他背后，怒从心起，恶向胆生。将刀扬起，尽力向脖子一下。虽然他的力小，因恨极了，刀又利，已砍得那头伶仃将断，一交跌倒在地。甄氏出来，在靠桌子的一张椅上坐下。将刀放在背后，等他三人。定更后，翟道同两个丫头兴兴头头欢欢喜喜的走了上来。花蕊忙知会了红氏三人，三个忙跟了来张。窗眼内见他三个进了房，那甄氏一脸的怒色，面貌鲜红如血染的一般，坐在椅子上，动也不动。他三个还以为是他假装羞怒之色，要道士竭和赔礼之意。只见那贼道到跟前，叫了声，“奶奶奉揖了”，一恭到地。只见甄氏的手一扬，一道亮光如闪电一般，那道士已扑在地下。花须惊得呆了，哎呀一声，只见甄氏手中的刀起，劈面剁来，花须仰跌倒了。花蕊才回身要跑，被甄氏抢一步赶上，后心一搠，刀尖从前胸穿出，扑的便倒。回身见那道士还挣扎，后心



姑

妄

言

一边搨了几刀。红氏三人吓得魂飞胆丧，两腿都惊木了，要跑又跑不动，又恐他出来要杀，心中乱跳，连浑身都软了。无奈何，用手搬着窗棂站着还张。只见甄氏那脸越红，柳眉剔立，好不可畏。他仍不坐在椅子上，不出来杀，心才略放了些。那甄氏手拿利刃，怒还未消，已想到须将那三个淫妇也杀了，才出得这一口恶气。但他一个娇怯的妇人，猛性杀了四个人，也就软了。忽然心中一回，道：他三个固该杀，但被妖道淫婢所惑，情尚可原。所可恨者，他不能死耳。他三人张着甄氏，见他口中啾啾啾说了几句，低头沉吟了一会，忽然长叹了一声，大声道：“原难，原难。”将手中刀向项下一横，鲜血直喷，他便倒在椅背上靠住不动。他三人吓得越发要死，你挽我，我扶你，跌跌爬爬，滚到厢房。三人挤作一床，各人扯了被蒙头盖上，浑身筛糠打战，不在话下。次早，单于学醒来，不见了道士。以为他去出恭，还不以为意。叫了两声丫头，又不见答应，并外边寻，不见了三人。疑是道士拐这二婢去了，大呼家人查看门户，皆局锁甚严，心中甚疑，到上房来，见院子门大开，更觉可骇。走到东厢房一张，不见动静。再看了西厢房门，又是锁着。疑道：“难道道士竟在上房不成？但我妻子不是淫贱的人。”走上去，见房门也开着。遂几步抢了进去，一眼先见甄氏一身鲜血，右手持刀搁在膝上。面貌如生，怒气勃勃。急到跟前看时，颈上痕深寸许，喉已两断。道士扑在他跟前，身上血痕遍满。两婢也杀了。到床后一看，夜合也被杀死。单于学急浑了，一眼看见桌上有个帖儿，忙取过一看，写道：

妖道淫婢合谋，以术魔我，污我清白之躯。今手刃之，以雪其恨。痛此身已辱，无颜再事君子，冥冥中未免遗憾耳。永诀良人，伤心泣血。愿郎自玉，勿以贱妾为念。辱妾甄氏绝笔。



单于学看了，放声大恸。红氏三人听见，只得起身上来，也就假哭。单于学哭了一场，问他三人可知情。他们恨不得多生出几张口来，说得自己身上干净，连说了几十个不知。单于学连柬帖拿着，亲到县中去报。那知县是他认的老师，也不委属员，亲自带了忤作来验。见了甄氏奶奶好好坐着，面色不改，十分惊异赞叹。忤作验了，报道：“杀死道士一名，脑后刀伤一处，背搨刀口七处。大约系行强奸，故被杀死。砍死丫头一口，脑后两瓣。搨死丫头一口，胸口对穿。床后杀死丫头一口，头颅伶仃将断。大约系三人同谋，引入道士，故一时怒钉。甄氏系自行刎死，两喉俱断。知县见他那遗字，知他已被淫污，无处查考。又不肯污了烈妇的名，向单于学道：“令政英气凛然，我自然呈报上台，表请旌奖，可即殡殓。道士同三婢尸骸，应该置于极刑，已死勿论，即行抛弃，以饱鸢鸟猪狗，稍伸烈妇之恨。”说罢，回衙去了。单于学即命家人将道士三婢抛出，弃于荒郊。殡殓甄氏，将那口刀装在棺中为殉。不用细说。知县申报了上台，上本启奏，奉旨甄氏赐赠人，建坊，大书四字：

香闺烈士。

出殡下葬时，甚是热闹。那些乡绅士夫，文人墨士，都作了挽歌诗词来吊奠，知县佐二都亲来烧纸。甄氏虽被贼道所污，死后之荣倒也不小。红氏三人自那日吓破了胆，日夜心惊肉颤，疑心生鬼。但合眼便见道士同那三婢血淋淋在面前，又见夜合骂道：“都是你三个淫妇下药我吃，害我到这个地步，快还我的命来。”他三人愈加惊怕。前已吓破了胆，今又夜夜梦见众人索命打击，竟吓得疯疯颠颠，两目直视，叫道：“夜合打我们还罢了，你两个弄药来害我三个，才捉弄奶奶的，怎么你也打我？”家中



姑

妄

言

妇女听见他人如此说，就借着口气问他始末。他三个将花须、花蕊如何替道士用药害他，因而成奸，又如何勾引夜合，后来又用药害奶奶，详细说出，众人方知这些缘由。过了数日，三人相继而歿。单于学年过三旬，尚无子嗣。自甄氏死后，大悔少年之非，改过自新，再不贪淫。他将那道士的药早晚服下，买了二婢，还行那摩呵之法。果然到了百日，阳具竟硬了些，可以动作。他感甄氏之死，不忍再娶，就把这二婢收在跟前，后来竟各生子女。单于学因贪淫两个字，好好的妻妾弄得如此落场。幸而改过，始得血嗣未斩。古云：福善祸淫，岂不然哉？宦蓁闻知了详细，着实赞叹，上马而回。正走着，又见许多人在那里围住着。宦蓁也打马挤了进去，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，满脸满身是血，口中道：“像我这待哥哥，也就够了。反这样不平公，倒下死手打我。”一个大汉一脸横肉，疙瘩麻子，黄须白眼，上身赤剥着，恶狠狠拍着胸膛着：“我打了不怕你，你只管去告。”一个老者背着脸向那大汉道：“你这奴才，这样凶恶，难道官府衙门都没有王法处治你的么？”那大汉道：“老叔不要偏心，都是你侄儿，不犯着抬一个灭一个。冷灶里一把，热灶里着一把，手掌看不见手背，劝你老人家将就些罢，不要太做绝了，揸手舞脚，一跳八丈的。”那老儿怒起来道：“你欺负兄弟罢了，难道敢打我叔叔么？”转过身来，宦蓁素常认得他这人，姓曾名好义，字公道，是个年高有德的人。宦蓁忙跳下马。你道他所遇这人所为何事？要知详细，下回便见。

姑妄言第十九回终